

东
魄

人

陈谦泰著

生

江苏文艺出版社

老愧

人生

陈谦泰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愧人生 / 陈谦泰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5

ISBN 7-5399-1629-X

I . 无... II . 陈...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1790 号

书 名 无愧人生
作 者 陈谦泰
责任编辑 沈 瑞
责任校对 陈恩来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扬州华星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000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29-X/I·1535
定 价 21.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萬世無疆

鋪昌指頭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序曲

“下边你当一，上边你当五，一盘小算珠，把世界算个清清楚楚。哪个贪赃枉法，哪个洁白清苦，俺叫你心里有个数。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天有几多风云，人有几多祸福，君知否，这世界缺不了加减乘除。”这是作者三年前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一首“算盘歌”。这首歌是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所作。文字虽然不多，但短短的几句话，却内涵丰富，意味深长，使人颇受教育和启迪……因此，把它作为本书的开头话倒也十分贴切。

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天空一片乌云，大地一片黑暗，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有天崩地塌之势。人们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不知道这场狂风暴雨又要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五时二十分，当地民众称道的“曾菩萨”，人民的好公仆，原谷市委书记曾为民老人静静地睡着了，这一睡他就再也没有醒来。

老人在临终前对儿女们说：“我去世后，治丧要彻底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发讣告和生平，不登报纸，在家里也不设灵堂。不要浪费钱财替我做新衣服，死后我仍穿平时穿的一套

旧中山装，身上盖一面党旗，一张全家合影相片。不要花钱买墓地安葬，骨灰就撒在田野里，当做肥料为农民增产丰收作最后一点奉献。”

曾老临终的一一嘱咐，给人以无穷的回味，无限的思念，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一位老干部的高风亮节。

曾老去世后，人们怀着极大的悲痛之情，以各种方式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人们为他感叹，为他惋惜，为他悲伤，为他流泪……人们回顾他生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做的一切，他们为他盘算着一笔人生帐：曾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五十七个春秋。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岁月的人，是一个洁白清苦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人们也在胸中盘算着另一笔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只为自己打算，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为了个人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所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见不得人的事，大家心底也有个数。在人们看来，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卑鄙的懦夫，无耻的小人，十足的可怜虫！

目 录

序 曲

第一 章	童年的回忆	1
第二 章	家人的宠爱	7
第三 章	胸怀报国志	11
第四 章	革命引路人	17
第五 章	战斗刚开始	24
第六 章	入虎穴除奸	29
第七 章	生与死之间	36
第八 章	北撤路艰难	41
第九 章	战斗在继续	47
第十 章	噩耗传来时	55
第十一 章	迎接新任务	65
第十二 章	人民的嘱托	75
第十三 章	该有个家了	91

第十四章	对同志负责	105
第十五章	惋惜与憎恨	110
第十六章	扎根群众中	129
第十七章	在灾害面前	136
第十八章	真理与谬误	147
第十九章	“左”倾的危害	168
第二十章	救救老百姓	179
第二十一章	又一场灾难	198
第二十二章	干校的生活	209
第二十三章	诸多的牵挂	221
第二十四章	清白岂可污	235
第二十五章	多彩的人生	244
第二十六章	权力的异化	250
第二十七章	深深的疑问	265
第二十八章	难卸的责任	280
第二十九章	真诚终不悔	285
第三十章	增色的余晖	295
后记		

第一章 童年的回忆

生活在故乡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赶庙会，看求雨，办喜事，忙过年……都很新奇热闹。

生活离不开回忆，它像一把钥匙，悄然打开尘封的心扉，引导你寻觅沧桑的履痕，品味悠远的歌谣。童年最难忘的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处处牵情荡意……生活在故乡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曾为民的童年，就像鲜艳的玫瑰自由奔放，像无畏的雄鹰高高飞翔。

他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出生在临扬县新圩乡祝家村的三元庄上。庄子上，从庄东头到庄西头，家家屋前屋后，都是一片榆树、桑树、杨树、枫杨树、皂角树……有的人家住宅前后，还长了银杏树、桃树、梨树、杏树。有几户人家门前几株枫杨树长得特别高大，树干粗得需要四个人手挽手地围拢起来方能抱得住它。据庄上上了年纪的人说，这几棵枫杨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庄后面有一条长长的河，河里的水是碧清的。沿着河边的河坎上，处处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家家户户的屋后都有一片竹园，竹园里生长着各种野花野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各种颜色都有，到了春天，各种各样的花开了，真是美丽极了。人们一来到竹园，阵阵清香扑鼻，夏天乡民们都喜欢在竹园里、树荫下

纳凉。

离庄东头约半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个草亭子，乡里人都叫它“更棚”，也有的人叫它是“牛棚”。它的形状就像一间小草房，四周有四根柱子支撑着，每根柱子之间有一根横杆，可供人当做凳子坐，上面有用麦草遮盖的屋顶，顶是尖的，像个亭子，所以人们一般都叫它“草亭子”。这个草亭子，专供来往行人纳凉、歇脚。亭子里有一位老人，名叫朱先礼，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因为生活艰苦，终日辛勤劳累，他的额头已经布满了皱纹，一双粗大的手也长满了老茧。遇到高兴的事，两眼旁边的皱纹舒展得就像绽开的菊花。他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常常把为乡亲们做好事看成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因此，他常年不歇地在这里接待八方来客。亭内设有茶水，还有火刀火石，这是供行人吸烟用的，用茶取火都分文不取。曾为民每次到这里来游玩时，都要与他攀谈几句，口渴时喝一碗茶水。亲眼见到老人这种淳朴粗犷、豪爽慷慨的情怀，总觉得格外新奇。

曾为民小时候很喜欢赶庙会，觉得故乡的庙会更是新奇热闹。离庄上大约五六里路，掩映在参天古柏中有一座叫“万缘庵”的高大建筑，说是“庵”实则是“道观”。有一孤身老道终年侍奉香火，说是道观，里面供奉的却是关帝老爷。总之，究竟算什么，曾为民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每逢正月十五的庙会，却是热闹异常。

还有个叫“卉木寺”的，离庄上有二三里路，每逢庙会更是热闹，说“寺”却是“庙”。庙的周围树木荫庇，香烟袅袅，缕缕青烟在树叶间飘荡，簇簇紫藤盘根错节，古朴苍劲，虬龙似的缠绕其间，样子很是恐怖。这里最令人注目的就要算是庙前的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了，相传为“千年古物”。据推算，树龄已有一千五百年左右。清雍正朝有史记载，此树“大有八九人环抱，荫数亩”。

一百多年前，银杏树为雷火所击，但余株犹活。雷击后树干中空，后来有个乡民就在这棵银杏树里面开设了一个茶馆，在空心处的树中央摆放了一张方桌和四条长凳，作为顾客的歇脚、用膳之地。曾为民小时候还随着他的家人在这里吃过点心哩。这棵银杏树的树干究竟有多粗？这里的乡民曾经用独轮车在树干周围排列停放，整整用了十八辆才把树干的周围摆满，可见这棵银杏树确实大得离奇。每年一到春天，就发芽生枝，到了夏天，迎来的是枝繁叶茂，金秋季节，只见树枝上挂满了黄橙橙、圆溜溜的银杏。平时来往的行人，走到这里都要停下来看个新奇。每逢庙会，观光的人就更多了。那时候，每逢庙会，曾为民一早就会上去，一直玩到傍晚乘着霞光回来。兴致勃勃，精力充沛，不辞劳苦，只求玩个痛快！

然而使他最感兴趣的是求雨。每逢久旱不雨，庄前庄后的河边口，土地庙前，都能见到乡民们用泥土做成的一条条很长很长的“土龙”，身上用芝麻叶子叠成像鱼鳞一样，头上用树条做成两个角，用田螺做成大眼睛，其模样真还有点像“龙”哩！一伙人围在那里吵吵嚷嚷，锣鼓敲得震天响。据说，求雨的头两天，就规定各家的善男善女，听到锣鼓声必须焚香祈求玉皇大帝，还规定妇女和孩子们不准到求雨的地方去，以免亵渎神灵。

其实真正被吓唬的只是女人，严格遵守的也是女人们，对于撒野而好奇的男孩子，也只是说归说做归做，无法无天，至多被长者呵斥几声而已。曾为民和其他调皮的孩子一样，一听说求雨了，早已闻风而动占领了有利地形，他和曾干、朱坤民、俞兴斗等几个伙伴爬到一棵大杨树上，凭借密密的枝叶作掩护，只露出锐利探奇得意的目光。

两个道士穿一身法衣，手执宝剑念念有词，绕场一周，然后喷出一口净水，喝一声咳！用宝剑挑起一道符咒点燃起来，锣鼓

敲得更为激烈，人们的神情更为紧张。可是曾为民看了一点也不害怕、紧张。他看那道士神秘的样子，边看边嘀咕着：“装神弄鬼！”

又一阵激烈的锣鼓声，跳出两个汉子打着赤膊，威风凛凛，虎背熊腰，火龙似的。道士挥动宝剑大喝一声，两个汉子面对面抬着菩萨然后开始旋转着，周围的人群喊声如雷。

喊声越大，旋转越快，一切都像着了魔似的。如果真的要下雨了，旋转的节奏不会放慢，如果还是烈日当空，旋转得更快。这时，大家看了都紧张起来，屏住气，看看菩萨是否真的会显灵，也为那旋转的汉子担心，生怕闹出险事来，心就像绷紧了弦子一样。然而菩萨并没有显灵，忽然一阵巨大的喊声，却跳出一个怪人来，头上扎着黄纸，脸上用朱砂画两道符咒，手执一柄当当作响的发亮的铁叉，挥舞着，跳跃着，这就叫马弁的英雄。接着围观的人群纷纷闪开，那个英雄忽然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人群向庄东头的河中心奔去，这时达到了高潮，人们都知道这是下河去捉龙王，因为天不下雨，一切希望和怨气都集中到龙王身上。

“去看捉龙王呵！”孩子们纷纷从树上和屋顶上跳下来，跟在那英雄后面发狂地奔跑着，嘶喊着。当然跑得最快的只有几个，曾为民也是其中之一，可谁也不敢接近那位英雄，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到底捉到龙王没有？

曾为民小时候只要知道庄上哪户人家操办红白喜事，他都要伙同一群孩子去凑个热闹，看个新奇。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十六日，他的小姑曾小妹出嫁，他也领着一群孩子到自家来看热闹。那时候，新郎率迎亲队伍到女家，女家“大开门”、“小开门”后，以“三道茶”招待。男方来迎娶新娘时，除了要给女方带来喜烟、喜糖散发给乡民们以外，还要燃放上万响的爆竹，从庄东头一直燃放到庄西头，使家家户户都知道这是某某人家的女儿出

嫁了。一来给乡民们报个喜，二来让大伙儿也热闹热闹。那天上午八九点钟，男方的花轿一到她家门口，庄邻四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围拢上来冲着媒婆又是要烟，又是要糖。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和顽皮的小孩，除了要烟要糖以外，更是闹着要放爆竹。不知道是谁眼明手快，早已把一万响的爆竹用一根长长的竹竿系好了，只听他大声喊道：“大家一起跟我走。”点燃着的爆竹噼噼啪啪连声作响，那个提竹竿放爆竹的人则不停地奔跑着，因为他要把爆竹从庄东头一直燃放到庄西头才算完成任务。看热闹的一群小孩也紧跟在他的后面不停地奔跑。当看到有掉落在地上的单个爆竹还没有炸响时，一群孩子就抢着用脚去把它踩熄，然后拾起来留着回家去放。曾为民也和大伙儿一起争着踩爆竹。那时他弯着腰只顾用脚踩，忽然有几个鞭炮蹦到他背后的衣服上，一声炸响，衣服烧了一个窟窿，幸好里面还有衬衣，没有烧伤皮肉。曾为民被这突然的袭击吓了一跳，惊慌得几乎要哭出声来，可一会儿他就镇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说：“这点小事有什么了不起。”一群孩子吸取了教训，吓得再也不敢跟着去踩爆竹了。

每逢过年，曾为民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从农历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晚上，送灶神“上天”，他就跟在大人后面忙乎起来了。拿出小扫帚帮助掸尘搞卫生，送灶日各家各户要在灶龛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他端着小板凳爬上锅台争着要贴。大人担心他跌下来，只好扶住他。晚上供上饭菜举家向灶爷叩拜，他站在一旁只是哈哈笑；叫他跪下磕头，他却跑到奶奶那里去玩了。

腊月三十晚是除夕，俗称“大年夜”。除夕前，家里蒸馒头、点心，炒“十香菜”，贴春联。室内室外用石灰粉末画“元宝”等图案，他也要围着大人身后忙个不停，捏面团、端糨糊碗，抓石灰粉

末，手上、脸上、身上处处都是白的，分不清哪些是粉面，哪些是石灰，大人见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除夕晚上要接灶神，敬天地，祭祖先，合家喝“守岁酒”，吃“团圆饭”然后“封财门”。一家人守岁至深夜或通宵，子时一到，鸣放爆竹，辞旧迎新。曾为民这天夜里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觉，天还没有亮，他就第一个起身，去自家院子里放起爆竹来了……每逢过年，他都是尽情地吃，尽情地玩，觉得过年真有意思！

第二章 家人的宠爱

家里人个个都喜欢他疼爱他，私塾先生夸他聪明伶俐，学习好；心明手快，会做事。

曾为民小时候就很受一家人的宠爱。出生不久，他的祖父曾敬之，因为有了第一个小孙儿就喜欢得不得了，一天要抱上好几回，两手紧紧地把他搂在胸前，拍拍打打，亲亲热热，乖乖长乖乖短地和他嬉戏逗耍，直到为民长大到十三四岁时，还是那样喜欢他疼爱他。

曾为民的父亲曾礼言，肚子里装了不少“墨水”，十八岁就到离家六七十里远刁兴镇的一家当铺里当学徒，三年满师后，二十二岁结婚，二十四岁那年得子，他和他的妻子朱桂兰更是把为民视为掌上明珠。

为民的二叔曾礼星是个银行职员，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似的，他对为民也很喜欢，每次从外地回家，都要带一些铅笔、笔记本之类的学习用具送给为民。为民也很乐意和二叔接近，二人碰在一起总是亲亲热热，谈这谈那……

那个刚出嫁不久的小姑曾小妹回家一见到为民，总是冲着问长问短，又是抱，又是亲，把他当个小娃娃似的。其实为民已经是大孩子，个子长得比小姑娘矮不了多少。他一双浓眉大眼，红润的面庞，洁白的皮肤，乌黑的头发，如果头发留长一点，猛一看

上去真还以为是个女孩子哩。

曾为民七岁那年就进了私塾，在他的一个远房大伯那里接受启蒙教育。那个远房大伯名叫曾祖念，和他的祖父曾敬之交往甚密。他为人清正，道德文章均受到家乡人的敬重，在远近几十里范围内，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曾祖念的。

他的家住在离为民家六七里路远的宝石庄。庄东头有一堤坝，堤岸右边有一条宽六米多的长河，由北向南直通长江，正巧把宝石庄隔开。行人要去庄上探亲访友，就必须经过一座叫“宝石桥”的石桥。那里的环境十分优美，庄子四面环河，绿树成荫，是人们生息的好地方。由于曾祖念的塾馆是设在曾为民居住的庄上，因此他居家的时候少，多数住在塾馆里。

曾为民的远房大伯比他的祖父相差不了几岁，比他的父亲大得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他常穿一套长袍马褂，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鼻梁上面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慢条斯礼，像做诗似的，或者在思考什么问题。他很喜欢为民，认为他头脑聪明，明理懂事，学习认真，还写得一手好字，在众多学生中是数一数二的。为民也很喜欢接近他，并且乐意为他服务，帮他打扫房间，收拾桌椅什么的。曾祖念常来为民家和他的祖父攀谈，有时两人还争执起来。远房大伯夸赞为民好，说他聪明伶俐，眼明手快，学习好，会做事。祖父骂他玩心重，读书不用功。远房大伯说：“不要紧，小孩子家到晓得发奋的时候会一日千里的。”祖父说他没有出息，只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之类的小说。远房大伯听了只是呵呵笑，说：“看小说又不是坏事，也是求学问嘛，会有出息的。”祖父听了直摇头，却说：“有什么出息，长大了只能到你家儿子那里看个大门。”

提起他的儿子，曾祖念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儿子怎么啦，